



# 海边沙排

瑜语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第19届亚运会，营造“全民亚运”氛围，即日起，“四明周刊”新设“写在赛场边上”栏目，以文学笔触抒写新时代宁波体育的新篇章。欢迎关注、赐稿。

家门口的亚运赛事，使人们对观赛多了一份期盼。象山半边山作为亚运会沙排的比赛场地，热闹起来了。

第一次近距离看沙排，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去海口出差，晚上与在海口工作的朋友到海边散步。

沙滩是平坦的，海浪把洁净的细沙推出一层层皱纹，踩在上面舒服极了。有一群大学生模样的青年男女正热火朝天地玩着沙排，一股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像巨大的磁场，吸住了在海边悠闲的人们，不一会，球场四周便挤满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

看上去是一场友谊赛。击球声、海涛声、叫好声此起彼伏，天空、大海、浪花交相辉映。当时我不懂沙排规则，却已朦胧地感受到这项运动的韵味和魅力。当时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灯光下女运动员力与柔的美丽倩影。

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从电视上认识了一位梳着马尾辫的福建

女孩薛晨，她高挑的身材和姣好的面容让我眼前一亮。

我真正意义上开始关注和了解沙排，缘于曾经的同事雷钧。雷钧少时是业余排球运动员，1985年高考，分数够上浙江大学，因为热爱，最终选择了北京体育大学，毕业后从基层体育管理干起，直到一座城市体育部门分管青少年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领导岗位，退休后仍然活跃在运动第一线。

雷钧有一个骄人的标签：沙排国际裁判，中国沙排裁委会副主任。国际排联数据库注册的国际裁判共256人，中国籍裁判11人，雷钧是十一分之一。他曾执裁2004年雅典、2008年北京、2012年伦敦三届奥运会，五届亚运会的沙排比赛，以及两届世界沙排锦标赛等赛事，2013年波兰沙排世界锦标赛男子决赛，雷钧出任“一裁”，这在亚洲沙排裁判界屈指可数。以前，只要我看到雷钧满脸黧黑且眼圈雪白（沙排裁判戴墨镜吹哨），就知道他刚从沙排赛场吹哨回来，大家调侃他：白色熊猫眼。2016年里约奥运会，雷钧给宁波运动员保障团队兼做英语翻译，国外同行夸他英文好，他私下跟我说：多亏在效实中学打下的英语底子，参与沙排国际比赛英语用得多了，所以才没荒废。

2015年10月，宁波组队参加福建青运会，途中雷钧和我聊起整个城市青少年运动项目布局，其间给我科普了不少沙排知识。

沙滩排球起源于上世纪20年代的美国加州莫尼卡海滩，1996年成为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我国沙滩排球起步较晚，1987年，我国首次参加沙滩排球国际邀请赛，1994年正式举办全国沙滩排球赛，1997年沙滩排球被列入全国第八届全国运动会正式比赛项目。2008年北京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2008年北京奥运会，女子沙排运动员田佳/王洁、薛晨/张希分别获得银牌和铜牌，这是中国沙排在历届奥运会上取得的最佳战绩。

宁波沙排后备人才培养有一定基础，历史上有多名运动员被推送到省队、国家队。其中女运动员陆文烽到国家队后，最好成绩是全国沙滩排球总决赛冠军；到浙江队的男运动员顾秋奇，曾夺得全国沙滩排球锦标赛冠军，退役后成了体校排球教练。

今年，为确保亚运会沙排项目在象山半边山顺利举行，国家体育总局把全国沙排大满贯赛，作为亚运会测试赛放在半边山进行，这也是对城市办赛能力的一次考验。

开赛前的一个中午，我们相约半边山，看到了7座新建的沙滩排

球场地，在几个场地上已有沙排健儿进行着适应性训练。半边山周边彩旗飘舞，迎亚运的标语随处可见，沿街商铺有的已经开张迎客，有的还在紧张装修中……

在场馆遇到几位老同事，他们作为工作人员，在赛场做保障工作，而雷钧则是这次比赛的裁判员。裁判员是整个比赛管理的核心，既要有过硬的专业知识，又要有出色的管理水准，确保比赛公平公正，赛出水平和友谊。远远就见雷钧在沙排场上，与一群人不停地交流着。

雷钧告诉我：这次测试赛集中了全国优秀运动员，全国40余家中央、省市媒体平台同步直播，网络上可看比赛……

今年初夏的一个晚上，我第一次在网上完整看完一场专业沙排比赛——全国沙排大满贯赛的女子冠军决赛回放，新疆旺源一队对阵江苏二队。新疆虽远离海洋，但沙排队伍却很强，我坐在电脑前，跟随着运动员的节奏，浸入其中，默默地赞叹运动员跳起扣杀的力量之美，打吊间的攻变之美，鱼跃救球后险胜之美，特别是“砰砰”的击球声，伴着海浪声，场上场下时而欢呼雀跃，时而遗憾叹息。最后，经验丰富的新疆队以21:12、21:18，连胜两局夺得冠军。

夜深人静，耳边仍是“砰砰砰”的击球声，似干净、纯粹的音乐，奏出富有生命和力量的美好旋律。这旋律让人憧憬起今年九月的象山半边山，届时，亚洲各国的沙排健儿将会聚一堂，捉对厮杀，而广大市民则可以头顶蓝天、脚踏柔沙，沐浴阳光与海风，忘掉劳累与辛苦，在家门口尽情享受沙排和大海带来的愉悦和幸福。

宋人释惠洪《冷斋夜话》中载：北宋名士彭渊材，为人迂阔好怪，曾与人调侃：“平生无所恨，所恨仅五事：一恨鲋鱼多骨，二恨金橘太酸，三恨莼菜性冷，四恨海棠无香，五恨曾巩不能诗。”后来，民国传奇女子张爱玲化用彭渊材的“梗”在《红楼梦魇》中说道：“人生三大恨事：一恨鲋鱼多刺，二恨海棠无香，三恨红楼未完。”五恨也好，三恨也罢，这鲋鱼多刺皆置于第一。戏谑归戏谑，多刺的鲋鱼在饮食爱好者眼中实在引以为憾，多刺腴美，也成为鲋鱼辨识度极高的一大标志。

五月初江南，又到了吃鲋鱼的季节。多年前，成熟的鲋鱼成群结队从海洋中溯江而上，洄游于长江主、支各河流。此时，鲋鱼进入性成熟产卵期，鳞下脂肪最厚、味道最美，不管是蒸着吃，还是糟着吃，食客眉毛鲜得都是要往下掉的。我辈生也晚，无奈长江鲋鱼已三十几年不见踪影，著名长江三鲜——刀鱼、河豚、鲋鱼这些海产一族如今越来越少，鲋鱼早被列入《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成了比大熊猫还珍稀的动物。听老一辈人说起野生鲋鱼的味道，只得望江兴叹。

长江、珠江、钱塘江水系都出产鲋鱼，但以长江中上游数量最多，品质最好，鲋鱼因此位列长江三鲜之首。长江野生鲋鱼，古称“出水船鲋”。幼时，喜欢听扬州评话王少堂讲《宋江》，记得有段生动描述：“鲋鱼生得娇贵哟，最爱身上的鳞片呀，一离水，见风见光，一丝挂网不复动，雅号惜鳞鱼，非它莫属。”三两句描述，就将鲋鱼雍容华贵、典雅清高的个性刻画得淋漓尽致。

江南鲜笋趁鲋鱼，农历四五月份，清蒸鲋鱼，这一道传统经典佳肴多年前在江南人家寻常可见。取新鲜鲋鱼一条，在清水中洗净鱼身上污物，从腹部开膛，去除内脏及鱼鳃、鱼肋处黑衣。漂洗干净后，将鱼身朝上码入盆中，放入姜片、葱段，撒上少许精盐，再覆盖一张新鲜猪网油，无需火腿片与鲜笋相辅，蒸十分钟后，一道原汁原味的珍肴出锅，正所谓“一尺鲋鱼新出水，松枝炊火味无双”。

“鲋鱼吃鳞，甲鱼吃裙”。刚出锅的清蒸鲋鱼，下箸轻轻拨开鳞面取出一两片，含入口中吮吸一番后吐出，满嘴腴香又不肥

腻。鲋鱼之鲜美不仅在鳞，它一直鲜到骨子里，似乎每一根刺都值得用心吮吸。除却鳞片，鲋鱼的鳃骨，越嚼越香，越嚼越有味，“一根香骨四两酒”，文人雅士绣口一吐，鲋鱼其肉、其鳞、其骨，都成了珍馐。

明代万历年间，长江鲋鱼已成为皇家贡品，首批捕捞的长江鲋鱼一上岸，即日快马日夜兼程，递送紫禁城，大有“一骑红尘妃子笑”之遗风。丰腴肥美的鲋鱼，除了细刺繁多，另有一大遗憾，就是它时令性极强，过时不候。《金瓶梅》里讲到远离长江的山东清河县，要吃上鲜活鲋鱼实属不易，于是当地人想到了另一种美味吃法——糟着吃。西门庆做提刑官后，徇私枉法，受刘太监兄弟等人的贿赂，得两包重四十斤糟鲋鱼，邀来应伯爵喝酒同享，应伯爵向宾客炫耀说：“你们哪里知道，江南此鱼，一年只过一遭儿，吃到牙缝儿里，剔出来都是香的。”香糟鲋鱼在西门庆等人的显摆炫耀下，令人垂涎欲滴。

清朝有一本《食宪鸿秘》详细记载了糟鲋鱼：“内外洗净，切大块，每鱼一斤，用盐半斤，以大石压极实，以白酒洗淡，以老酒糟略糟四五日，不可见水。去旧糟，用上好酒糟拌匀入坛，每坛面加麻油二盅、火酒一盅，泥封固，候二、三月用。”糟鲋鱼馨香美味，入口即化，骨刺皆香。

鲋鱼虽为古人追捧，但在历史上产量很大。上世纪六十年代整个长江流域的鲋鱼产量稳定，到了八十年代后期，过度捕捞及水质影响繁殖终致鲋鱼濒临绝境。自古红颜多薄命，鲋鱼的美味也不省心。现在的水产品市场或饭店中，仍有鲋鱼出现，但主要为东南亚进货的海捕品种。鲋鱼以鳞下脂肪为贵，未经淡水洄游的鲋鱼脂肪含量较低，口感寡淡，远不及长江鲋鱼。

五月的江南，“一根肋，三两酒”的长江鲋鱼现如今已渐行渐远。清人《事物异名录》引用嘉靖《宁波府志》曰：“箭鱼即鲋鱼，海中者最大，腹下细骨如箭簇……”宁波临海，茫茫甬江流入大海，宁波人吃到的大多是海中捕获的鲋鱼，此时的鲋鱼尚未性成熟，滋味当然不及长江产鲋鱼。甬人则根据鱼“腹下细骨如箭簇”而把它叫作“箭鱼”，这是清人的记录，不知如今是否还是如此，至少身边的人都不以此称呼了。

## 鲋鱼谈

柴隆

## 裸雨

童鸿杰

风变得更大，云堆得更重，这午后的暴雨，眼看就要下了。

“快去把三角地盖一下吧。”那是母亲在对父亲说话。“好。”“我也要去！”可等我冲出家门，他们的身影已经离我好远了。父亲跑在前面，一卷白色的尼龙薄膜扛在他的肩上。母亲也在拼命跑，我看见她黑色的辫子在上蹿下跳。

很快，他们就跑到了元宝岙，那里有一块刚长出菜苗的三角地。没等母亲在这头站定，父亲手里的薄膜，已经从那头飞了过来，母亲赶紧接住了，但她只接住了一个角，大风一吹，薄膜成了一个歪歪扭扭的形状，在他们的手里左突右撞。

雨开始落，数量不多，但颗粒很大，打在脸上，就像碰到了几个楝树的果子。小小的我，终于也跑到了菜地上。我冲过去，想去拉住薄膜，但薄膜吃足了风，闪展腾挪。好不容易，终于拉住了，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跑，一边把薄膜的卷边翻出来，一边弯腰拿起泥块压在边上。“那边再压几块。”“这边也要。”在父亲和母亲的指挥下，薄膜的两条边终

□小小说

## 老王摘花

金静

离校还有半个多小时，校门口已经等满了接孩子的家长。老王在人群中很显眼，一米八几的身高，黑T恤，两道浓眉，如果架副墨镜，气质上完胜大佬。他脸上挂着笑，与熟人打着招呼，眼神一刻也没离开校门。小孙女读一年级，出来得最早，老王不敢分神。

放学了，老王牵着小孙女往家走。一路上，小孙女像只小麻雀，叽叽喳喳，叽叽喳喳，说个不停。老王嗯嗯啊啊地迎合着。爷孙俩过了一个红绿灯，拐进一条小弄堂，很快到了家门口。

老王开了门，小孙女却不急着回家，她盯着邻居家门口那棵开满花的树，问道：“爷爷，这是什么花？”“这是……”老王迟疑了一下，他只知道这方言叫“牛蒡花”，听起来有点不雅。他想了一下，用普通话跟孙女说：“它叫牛蒡花。”“牛蒡花是什么花？”小孙女咯咯地笑着追问。“牛蒡花，就是……牛也爱的花。”老王说到这里，自己也笑了。

“我能摘一朵吗？”小孙女眼巴巴地看着老王。老王看了一眼邻居

于平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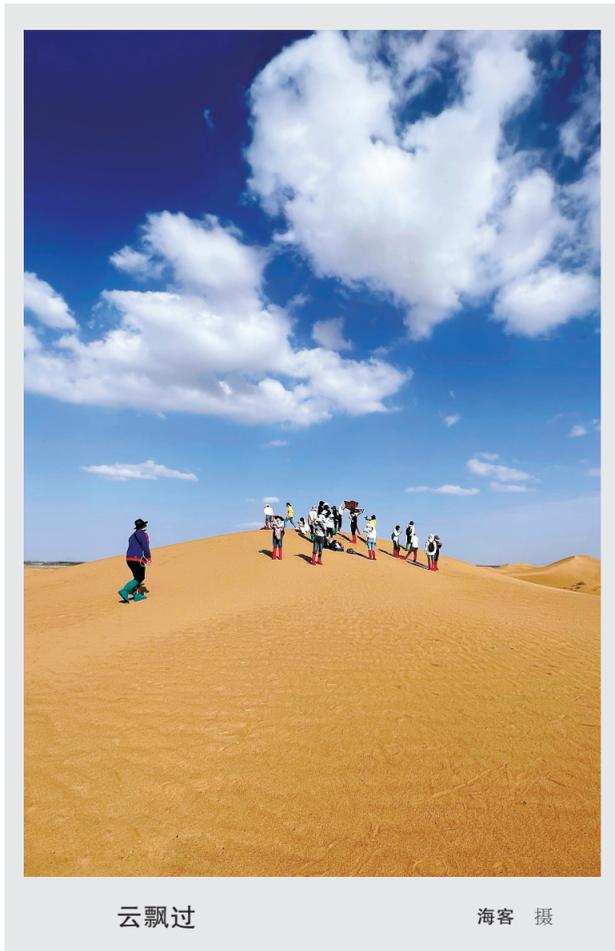
当薄膜盖好的那一刻，天空开始咆哮，雨也大盆大盆地往下倒，那些咕咕咕的声音，在薄膜上响着，像戏台上激烈的鼓声一样。

雨在父亲和母亲的身上落着，他们湿漉漉的衣裳与身子贴紧，绿色的胶鞋在雨中踩出一个个黑色的脚印。雨也在我的身上落着，落在我疲惫的手臂上，落在我酸胀的腿上，但是我的头脑是兴奋的，父亲眼神里的赞许，那是对我的认可。母亲呢，她走到我的身边，弯下腰，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我感觉有好多的雨水在她的脸上流淌，一直流到了我的眼睛里。

天空又是一阵咆哮，切断了我的思绪。此刻，眼前也在下雨，这不是故乡的雨，这是城市气流愤怒的狂飙。这些暴雨，随着狂风，在屋檐下，在窗棂边，在阳台前左突右撞，疯狂肆虐。

在雨的迷雾里，我依稀看到了一个男孩，他脱去了湿漉漉的衣裳，用赤裸的双足在雨中奔跑，他脚板上的每一寸皮肤，与泥泞的土地厮磨，与青绿的野草拥抱。

雨止。泥土温暖，青草芬芳。



云飘过

海客 摄

□诗歌

## 请不要问我

(外三首)

舜夫

请不要问我

为何泪流

有时

它就是要涌出来

一点由不得你

千万千万不要以为

花白头发的眼睛

也已花白

忘了怎样流泪

我们身上

有些美德

它们与生俱来

不学就会

其中一个就是流泪

本以为

本以为星期天的早晨不会有什么

不同

却偏偏三十岁的儿子拥抱了他的

妈妈

本以为上午的心情不会有什么两

样

却偏偏感到有些舍不得

那么好吧

就在这种情绪和氛围里多待一会

儿

不去想任何事

只要隐隐知晓

此刻我很好

对生活有所向往

又没有任何索求

对自己身旁的生物

仍保有一种适度的新鲜

就够了

偶遇

春日傍晚。小区楼下

与一枚刚从幼儿园放学的女童偶

遇

她扮着鬼脸，前倾着小小身子

向我奔来

一双黑亮的眼睛笑盈盈地

觑着我，像是遇见一个老相识

我不禁问道

你认识我吗

她没有应答，掩着嘴一阵风跑过

小小年纪

她不知道这么做会给别人带去多大的

快乐

她只知道快乐

抽烟

想写抽烟

跟有没有烟瘾没有必然联系

人到中年

总爱看烟盒背后的脸

仿佛那些若隐若现的容颜

都是长满故事的青苔

使得时光的照射

时而幽深，时而斑驳

抽烟，因此成了自我一种无奈的治愈

和，因想念一个人作出的妥协

每一次的萌动虽隐忍却强烈

失败和成功在一念之间

但我内心明白

这不过是岁月递过来的考验——

它让我因战胜了

一个小小放纵，一次淡淡忧伤

默默欢欣